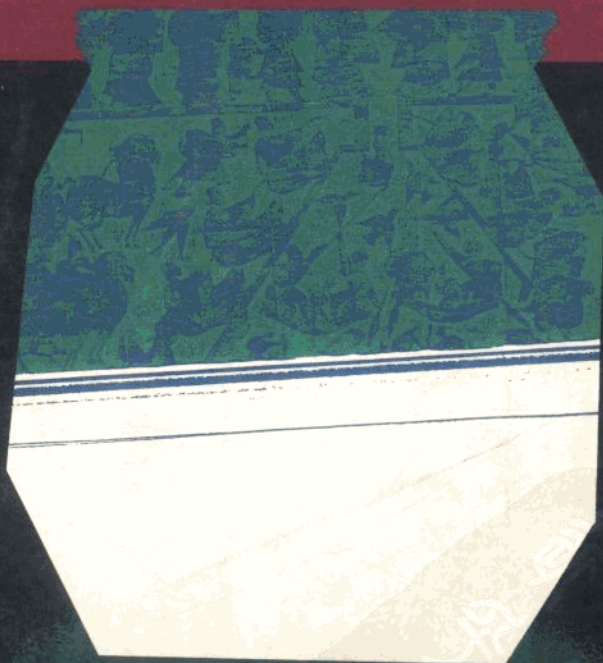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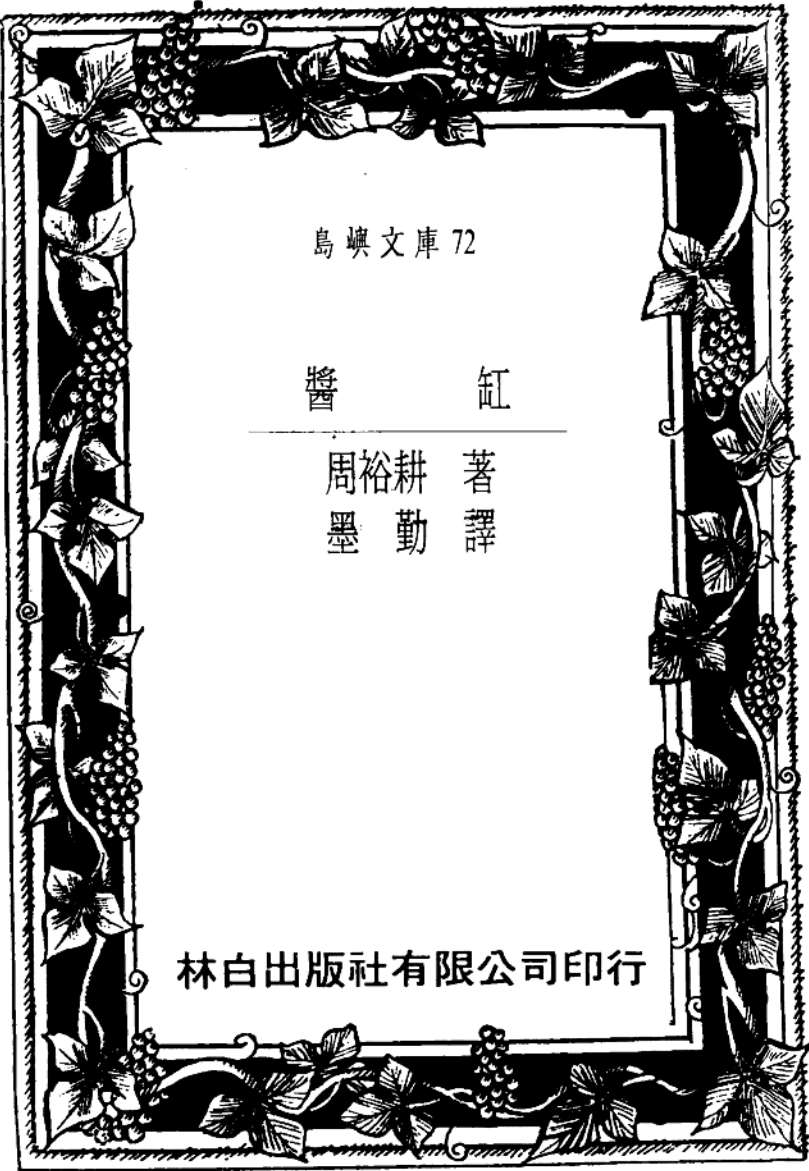


將缸

——柏楊文化批評

Jürgen Ritter / 原著 墨勤 / 譯





島嶼文庫 72

醬 缸

周裕耕 著
墨 勤 譯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作者序

周裕耕
(Jürgen Ritter)

真抱歉，我沒有柏楊先生的寫序本領，我只好盡可能寫幾句，因為沒有秩序的書好像不可以算是書。（或不可以算是好書，不過，我的書當然屬於這個範疇啦！）本書原來的德文版是從我漢學系的畢業論文發展而來的。該論文於一九八三年二月開始寫，一九八四年八月終於完成。之後波鴻(Bochum)大學的馬漢茂教授提供我機會，使我可以出版論文成一本書。我為此當然高興得下跪——沒白寫、沒白花這麼長的時間，而且可以成爲一個名作家了（那時候還懷着這樣的幻想，現在長大了）！對馬教授給我這個機會，也對他幫我很多出版手續的忙，在此表示我的感激。

畢業論文要成一本書出版，有點嫌薄，也爲了讓德國讀者看一段

比較長的柏楊文章，所以還加上兩篇譯文：〈醬缸國醫生和病人（代序）〉及〈醜陋的中國人〉（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兩者都載於名為〈醜陋的中國人〉書中）。在這本中文版書中，這兩篇譯文自然不再出現；另外加進新寫成的〈給柏楊先生的一封信〉及信序。

這裏當然也想感謝幾位人物：感謝鄭嘉武老師，她讓我首先「發現」柏楊先生的雜文，且因為她比我膽大，也幫我約好訪問柏楊先生。感謝譯者墨勤，他很認真地翻譯這本書，而且很耐心地、積極地跟我這個雞蛋裏挑骨頭的人討論翻譯的問題。最大的幫助是張香華女士及柏楊先生給我的。寫畢業論文的時候，他們不但把新出版的書一再寄給我，且很友善樂意地回答我再三提出的問題，使我的畢業論文少幾個缺點，非常感謝他們二位。

是爲序。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日於德國圖賓根市

「醬缸文化」西遊記

馬漢茂

(Helmut Martin)

——德文柏楊評傳漢譯本小序

我很樂意爲 J. Ritter 關於柏楊的德文評著寫序。一九八七年我之將此書收入由我主編的〔中國論文集〕(China Themen, Bo-chun)中，列爲第三十本，主要原因是想引起此間漢學家及漢學學生對柏楊的注意。台灣目前社會上瀰漫着一種自我追尋的氣氛，和面向世界的開放態度，令人感到欣喜，它也爲Ritter的這本小書提供了跟中國讀者見面的機會，使他們能了解到外國對柏楊批評中國文化這件事的評價。多年前我就認識了這位頭腦清醒和頗有遠見的青年漢學家J. Ritter，因爲以這樣的命題作爲碩士論文，是需要拓荒精神和對

時弊問題的熱情的。許多其他語文學科的研究，由於已有前人所踩出來的路，青年學者常不得不步人後塵。相形之下，德國優秀的漢學學生和翻譯家們，繼承了戰前一代漢學家已有的拓荒傳統，常常得自己去發掘新論題，這種筚路藍縷的精神可算是他們的特色。

六〇年代末期，我自己還是個剛出道的青年漢學家時，就已在台灣注意到筆觸尖銳的柏楊，只是當時對他的生活和心路歷程還沒有像 Ritter 在他書中，以及其他入著作中那樣具有清晰的輪廓。跟柏楊真正地認識，還是近年來在台灣和香港各地。我與吾妻廖天琪曾跟好客的柏楊及他的詩人妻子張香華一道熱烈地討論過，我們的話題也包括重新復刊的《文星雜誌》的編輯工作等。不像某些中國知識份子對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抱有成見的懷疑，柏楊對待外國的文化人是很隨和坦誠的，同時跟一批願於未來在台灣、中國、歐洲的文化上承擔橋樑任務的好奇青年，他都樂意與之接觸。

不把中國近代苦難的原因只單一地推在外國勢力的侵華上，他對中國本身的文化和政治的特點提出批評。我相信不採取這種批評形式，中國文化在很多方面不論於人於己都很難自圓其說的。這種勇氣表現在他因轉載美國大力水手漫畫，而坐九年黑牢的事上，Ritter書中對此著墨甚詳。一九六八年政府這一舉動是要當時愛高談闊論的知識份子們如寒蟬般地噤聲。

如今台灣冷靜地向前邁了一大步，生活在今日的青年一代知識份子也許對二十年前一個人為此「芝麻小事」而鋌鎗入獄，覺得大惑不解吧。細想一下，「柏楊事件」並非單一性質。當時政府機構對胡適、雷震、殷海光、王曉波等人所施加的壓力和逮捕，不可謂不烈。甚至於遠在舊金山撰寫了蔣經國傳的江南，也難逃被暗殺的命運。凡此種種，都不是今日青年一代所能了解的。走筆至此，想起我於六〇年代末期在台灣開明知識份子十分推崇的殷海光的病榻旁，跟他談論蘇

聯的政權反對者的事，這一切還歷歷在目。

長久以來，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和力量終於決堤，得以疏導到一條正常的河道上去，這反映在當前台灣普遍的民主化、新聞自由，對大陸的開放以及公開討論台灣前途的種種現象上。更有甚者，台灣的人民可以通過接觸民國時代，以及大陸當代文學的方式，來面對自己的歷史，進行反思。這一切的開放會使下一代的青年對雷震等人當年的勇氣一聳肩膀，認為是稀鬆平常的事。柏楊是屬於以坐牢和遭到更為嚴重的後果為代價，才爭取到這種自由的一代人。這種社會追求自由化的趨向，連蔣經國生前也看清並且相當明智地作出了順水推舟的相應政策。柏楊當年對台灣社會所作過的無我犧牲和奉獻，是不該被青年一代忘懷的。還我自由之身的柏楊至今還是興致勃勃地，年復一年繼續從事着文化耕耘、灌溉的工作。

除了這種深具勇氣的社會批判外，由於他繼承了魯迅和曾長期被

掩蓋掉光輝的五四運動的精神，因此能夠對本世紀中國發展的重重困難，拋開外來因素，在中國本身的深層「醬缸文化」結構中尋找病根，這倒要感謝他在獄中那段安心治學的時光，否則他怎樣能將《資治通鑑》譯為現代語文，並手著了《中國人史綱》這樣大部頭的著作呢？這類的文化批評家，在我們德國也是常被人誤解為外揚家醜的叛徒。我認為柏楊對歷史的開明觀點，很可以跟德國引起爭論的史學家恩格曼(Bernd Engelmann)相提並論。

與部份其他時代觀察家一樣，我也認為不論中國還是台灣，對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起落和成就，沒有做到系統化和輿論公開地研究討論。更有甚者，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認識和認同，有時缺乏批判性，有時又矯枉過正，因此日本或中國的歷史都無法為社會起借鑑作用。這方面柏楊在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和比較上，就如林毓生關於五四人文精神所作的分析一樣，部份摧毀了傳統，展現了中國歷史深層

的一些陰暗面貌。他的這種「挖掘」工作，證明了中國民族的許多劣根性，和政治上有害的正統觀念，都根源於中國的歷史和儒家哲學裡有負面色彩的立國思想。

柏楊的多才多藝是另一個吸引人的因素。這兒我只指出他所編的數本新文學選集，以及他新近主持出版的數冊中國大陸當代文學選集。

Ritter的這本書，在西德讀者中會如同其他已有德譯本及論著的鄉土作家，以及如黃春明、陳映真、白先勇等人的作品一樣引起共鳴。我希望這本介紹性的小書能推波助瀾引起人們對柏楊的歷史觀點的興趣，他的文化評論散文，若能因此以文選的方式在德國出版，就如楊青矗等人出版，柏楊亦參與的〔當代批判文存〕（一九八五・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敦理出版社）一樣，就可為漢學的研究，開闢一條新的蹊徑。厄朗根大學艾哈德的論文就是前者結出的一個果實。台灣

社會急速轉變的訊息能很快地傳送到外國來，這是一條很好的途徑。

當然，爲保持客觀起見，外國漢學家在研究五、六〇年代的反共作家如姜貴、司馬中原、彭歌、朱西寧等人之餘，也不應該忘記，柏楊也曾經是反共的郭衣洞。最富諷刺意義的該是中國大陸的一批保守及死抱毛主義不放的評論家，由於在毛主義四十年夢魘下已變得僵化的頭腦，已無法接受柏楊自我批判式的「醬缸」理論，因此竟然反對中共當局以出版台灣作家作品那種文化開放政策，在各大報上對柏楊大肆攻擊。很可悲的，這些人已無法擺脫現代中國文化上某些自我欺蒙的幻覺。柏楊對現代化中國的民主化，所作的努力及雍容坦誠的自我剖析方式，形成了一股令人欣喜的驚人力量，不但震撼了台灣，也衝擊了大陸的青年知識份子，使得台灣的社會改革波及大陸，造成一個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全面影響。

對我而言，柏楊在新聞記者和時代批評者的意義上，縱向地繼承

了梁啓超的傳統，橫向地則跟大陸劉賓雁及具有社會責任感的自然科學家方勵之銜接。願以此序從德國遙祝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們並兼向柏楊致意。

譯者的話

墨 勤

在未翻譯這本書之前，我並不認識周裕耕。接下這個工作時的心情很複雜，一來因為我對德文這個困難的語言有種莫名的恐懼；二來因為這本書將是我的第一本書。

近六個月來，我的所思所想都環繞着這本書，不僅是翻譯本身，還連帶在心裏激起的許多與文化有關的問題。回憶起來，這段譯書的日子裏，我對文化的各種問題的思索是懂事以來最激烈、深入的。這是一項意外的大收穫。

我最想感謝的是周裕耕。在翻譯的過程中，他所付出的時間和心血足以使他成為這本書的最大功臣，因為所有的譯稿都由他仔細閱讀，誤譯處都經他指出，重新再譯。我們大約每週見一次面討論翻譯的

問題，卻常常也爲一些不同的文化觀點爭辯不休，拖延了改譯稿的進度。

關於這本書的安排，有幾點要說明：

一、原德文版書中，僅有四章，後面是兩篇柏楊作品的譯文。現書中取消這兩篇譯文，另外加進給柏楊先生的一封信〈公開信〉及序，放在本書的最前面成第一部份。〈公開信〉及序均由周裕耕自己以中文寫成，不是翻譯；

二、書前〈作者序〉亦爲作者自作，非翻譯；

三、〈訪問〉是根據譯者與周裕耕的中文談話錄音寫成；

四、書中（包括註解、參考書目）不時出現外文人名，爲免中外文夾雜，一律將人名中譯，並於書末列一〈漢英人名對照表〉成〈附錄四〉，方便讀者查索；

五、學術論文中的參考書目是極有價值的資料來源，並可一窺作